

心晴坊
女性心理

流年
纪

WODE
BOSEIDONG

我的 波塞冬

缪娟

著



人生最美好的事，不过是在失去以后，
还能找回遗落的爱。

广东旅游出版社
GUANGDONG TRAVEL & TOURISM PRESS
深圳·广州·北京·成都·香港

繆娟
／著

WODE
BOSAI DONG

我的 波塞冬

 **广东旅游出版社**
GUANGDONG TRAVEL & TOURISM PRESS
旅游书·旅游报·旅游人生

中国·广州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我的波塞冬 / 缪娟著. — 广州 : 广东旅游出版社,
2016. 8

ISBN 978-7-5570-0422-4

I. ①我… II. ①缪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6) 第 160473 号

出 版 人: 刘志松
总 策 划: 邹立勋
责任编辑: 梅哲坤
文字编辑: 石 颖 何亚男
版式设计: 王 雪
封面设计: 棱角视觉
封面绘制: fleurz

广东旅游出版社出版发行

(广东省广州市环市东路 338 号银政大厦西楼 12 楼)

邮编: 510180

邮购电话: 020-87348243

广东旅游出版社图书网

www.tourpress.cn

湖南关山美印有限公司印刷

(湖南省宁乡县金洲镇关山社区)

880 毫米 × 1230 毫米 32 开

9 印张 300 千字

2016 年 8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 10000 册

定价: 28.00 元

【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】

本书如有错页倒装等质量问题, 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换书。

人生最美好的事，
不过是在失去以后，还能找回遗落的爱。

目

录

WODE
BOSAI DONG

第一章 多层玄武岩，初见 / 001 ●

第二章 云母，意外 / 006 ○

第三章 黄玉小佛，转转运 / 013 ●

第四章 绿松石，不变 / 018 ○

第五章 鹅卵石，无处不在 / 023 ●

第六章 海藻晶，怀疑 / 028 ○

第七章 蓝星石，迷惑 / 033 ●

第八章 猫眼石，状似玲珑，实则糊涂 / 040 ○

第九章 红珊瑚，狭路相逢 / 045 ●

第十章 水草玛瑙，乱七八糟 / 051 ○

第十一章 花豹石，失控的情绪 / 057 ●

- 第十二章 芙蓉石，满心的羡慕 / 063
- 第十三章 蓝玉髓，传说 / 068
- 第十四章 雪花石，亲密 / 073
- 第十五章 虎睛石，小欲望 / 080
- 第十六章 天河石，没有良心 / 085
- 第十七章 木变石，猜不透 / 093
- 第十八章 玫瑰石，得寸进尺 / 099
- 第十九章 黑曜石，风暴 / 106
- 第二十章 东陵玉，信用 / 111
- 第二十一章 彩虹石，雨后天晴 / 117
- 第二十二章 琥珀，隐藏的秘密 / 122

- 第二十三章 白水晶，无能为力 / 128 ●
- 第二十四章 白皓石，口是心非 / 134 ○
- 第二十五章 叶腊石，装模作样 / 140 ●
- 第二十六章 红纹石，暗淡的心事 / 145 ○
- 第二十七章 海星玉，沉淀的过往 / 154 ●
- 第二十八章 蔷薇石英，心甘情愿 / 162 ○
- 第二十九章 青金石，别样的温柔 / 169 ●
- 第三十章 蓝方石，危险气息 / 173 ○
- 第三十一章 金绿宝石，软磨硬泡 / 184 ●
- 第三十二章 月光石，他们是窗前明月光 / 191 ○
- 第三十三章 樱花石，故弄玄虚 / 198 ●

- 第三十四章 橄榄石，欲走还留 / 207
- 第三十五章 紫玉，恍如初见 / 214
- 第三十六章 金紫晶，渐行渐远 / 222
- 第三十七章 雨花石，他和她的如花流年 / 230
- 第三十八章 蝴蝶石英，情节暗生 / 236
- 第三十九章 和田籽玉，镌刻的记忆 / 245
- 第四十章 卷纹石，我要一个答案 / 257
- 第四十一章 金橘石，他的硬心肠 / 263
- 第四十二章 黑翡翠，逃出生天的妄想 / 269
- 第四十三章 祖母绿，又见波塞冬 / 274

第一章 多层玄武岩，初见

我叫安菲。十九岁。

苦难的高中毕业以后，我的样子有了比较大的改变。我现在是长头发，波浪卷，及腰。我喜欢化一点妆。走在校园里，经常有同学上来跟我用英语说话，我支吾几句就会露馅，那同学会说：“还以为你是外国人，想练练口语。”

我说：“说日语吧，我会讲日语。”

“那你是哪个专业的？咱们认识一下吧，我是……”

大学里如饥似渴的男生很多，不仅是对知识，更是对女同学。

我算是校园里长得不错的女生，但是这并不能充分描述我在班里所受的优待。

优待如下：我在班里是文艺委员，运动会时各班分列式，穿短裙子举牌的永远是我；扫除我从来不参加；过节我永远有花（含三八妇女节及母亲节）；我从来不用自己打开水，每天晚上都有男生给我打两壶开水，一壶用来喝，一壶用来洗脚；班里大部分同学放假回家会给我带点礼物什么的。

上次暑假后返校，少数民族小孩给我带了个一看就很厚重很值钱的银饰，说：“你好好留着，这个很灵。”我说：“不是鬼脸吗？”他一下子把我的嘴捂住：“大神，不可亵渎。”

诸如此类，不胜枚举。

我说了，不是因为我好看。哦不对，不仅仅因为我好看。

我是地质系连续两届唯一的女生，分母是五十六个男同学。

他们在系内能看到另外两个女性，一个是辅导员，三十二岁，人大哲学女博士（人大啊，哲学啊，女博士啊——我就不说她至今单身的事儿了）；另一个是教大学语文课的老太，那天她带孙子来上课，上课中间离开教室去接电话，一着急，一吼，连坐在后排睡得正香的少数民族小孩都醒了。语文老太说：“我带着他，谁也别想带走。你媳妇要去美国，你让她去——”

所以，也不奇怪了吧？不算我自恋吧？情有可原吧？

我跟外语学院的女孩一个寝室，她们比较时髦。2007年夏天开始有人剪去流行多年、不断演变的长碎发，梳“沙宣头”，就是后面很短，两鬓较长，很像大耳朵的那种发型；后来是“bobo头”，那是头上蓬蓬，齐眉斩一圈椭圆形小刘海的短发。后来连鞋拔子脸型的姑娘都梳这个“bobo头”了，同寝室的她们终于跟我谈了：“安菲啊，我妈都不梳大波浪了，咱能换一个发型不？你不换也行，跟清华的友好寝室的联谊活动，你就回避吧。”

我很生气，我很纠结。

我捧着我的《海底两万里》泡脚的时候想：我学习这个充满了男儿气概的专业，我留这个显老二十岁的发型，还不都是因为一个人。

我十二岁的时候因为数学成绩好上了育才学校，就是各省都有的选拔特长生儿童的那种“畸形中学”，说是一路六年念下来，别人考北大的时候，你能直接照亮美国的常青藤，反正进去的时候谁也没提后来分流的事儿。于是我十四岁的时候就分流了，数学反正是挺好，就是语文总也不及格。分流的意思是我不能直升本部的高中，得参加中考，也就是说，我从特长生又被打回普通少年的行列了。

我很生气，我很纠结。

中考前我也不看书了，不学习。

自己赌气天天游泳。

也没人管我。我爸爸是军舰的舰长，一走几个月，他行驶的海域经常连电话信号都没有，我联系不上他，只能是他给我打电话。上次他给我打电话的时候还问我：“教你蝶泳，练得怎么样了？爸爸回去再带你去潜水。”

我妈妈除了学习什么都能管，尤其给我补钙补得好，蓝瓶的，双钙合一的，关键在于易吸收，反正那个夏天我开始长个子。我后来知道，也不能多要求

她别的什么，她是个舞蹈家，三十多岁了，还在领舞《吉赛尔》。她很诧异我数学好，很诧异我考上了育才。我分流了，她反而觉得有其必然性，因而没再管我。

我游啊游的，有一天就游抽筋了。

我呛了一口水，昏迷之前还想：要是在浅水区该多好。

我醒过来时在自己的床上，看见我妈妈和另一张很好看、很年轻的男孩的脸。我赶快伸手护在胸前，还好有毛巾被。他们看我醒了，松了一口气。

男孩问：“要不要喝一杯水？”

其实我不渴，可是我声音小小地说：“嗯。”

我妈妈去倒水，我看着他。他大约长我几岁，白皮肤，眼睛又黑又亮，鼻子和嘴巴长得很端正，还厚嘟嘟的，像是《一吻定情》里的柏原崇。

我醒过来就没有什么事了。我妈妈开车带着我们两个去餐馆吃饭。

妈妈跟我说：“你就是胡闹，要不是莫凉哥哥，你就……”

“莫凉哥哥？”

我觉得这个名字并不陌生，可是又实在想不起来是在哪里听过，不是有人骂脑筋不好的人“你大脑进水了”吗？我就是刚进过水的。

妈妈说：“你忘了莫凉哥哥？我们经常说起他的。莫叔的儿子，在日本上学，我不是跟你说了吗？”

哦，我想起来了，这才是个厉害的人物。

莫叔是我爸爸的大副，他的孩子三年念完了别人念六年的中学后，进了著名的大学，两年念完了别人念四年的大学，如今在日本做研究生。他几岁？十八九，差不多。

我说：“莫凉哥哥，你在哪里念书啊？”

他欠身回答我说：“东京国立大学。你知道吗？”说话的时候，眼睛看着我，声音又轻又有礼貌。

“我知道，是日本最好的学校。”

他笑笑，没说不是。

其实我也不太清楚，但是哪所大学拿首都的名字命名，又耀武扬威地叫什么“国立”，一般差不到哪里去。

那天吃饭的不仅仅是我们，还有我妈妈的朋友刘叔。

我们坐在私房菜馆靠窗的位置，窗外是梧桐树，叶子在5月里水润润的，影子投在英俊的莫凉身上。

我一直不停地向他提问题。

“莫凉哥哥，你是博士吗？”

“还没有，硕士才一年级呢。”

“哦……那你学什么的？”

“海洋地理。”

我当时听了真的很敬仰：多么聪明的人啊，多么了不起的学问啊，他把海洋和土地两个风马牛不相及的东西往一块儿弄，怎样的智商啊！

莫凉看着我，我看着他，我后来想他从那个时候已经了解我在这方面理解能力的低下了，于是耐心地解释道：“安菲，所谓海洋地理，不是把海洋和大地放到一起研究，不是既研究太平洋又研究泰山。”

“哦……”

“是在研究海洋下面的地理和地质现象。”

我不知该怎么接话。

他想一想，换了一种方法来解释说：“海下面不是平的，有山有谷有高原，知道吗？”

“嗯。”

“我们就是要研究这些东西，发现它们活动和变化的规律。”

原来如此，真是不能把什么东西都对号入座啊。

但是我不能让他知道我刚才不知道：“哦，跟我想的一样。”

我这越描越黑一说完，连刘叔都笑了。

我妈妈说：“莫凉，你什么时候回日本去？”

“假期很长时间，我大约7月份回去，阿姨。”

“菲菲要参加中考了，你有没有时间？你能不能帮帮阿姨，给她上上课，补习一下？”

莫凉略一沉吟：“阿姨，我有时间。”

亲妈妈啊。

就是那个夏天，这个把我从深水区捞出来的男孩子，把物理和化学公式

编成顺口溜帮我记；我背不下来《核舟记》的时候，他就用钢笔敲敲我的头；他把英语课文打印下来，里面的重点词汇留空让我填写，又是语法练习，又是完形填空……

学习其实就是一股劲的事儿。

从那年开始，我念书就有了劲头。

我有了一个想要学习的专业，我有了一所想要上的学校，我有了放在心里的男孩子。他样子英俊，态度可爱和蔼，眼睛像是黑葡萄。

中考结束，成绩在二十天以后公布。

可是莫凉在那之前就要回日本了。

临走时，他送我一块石头。

我当然把那块石头留到现在。手掌四分之一大小，黑色，分层，层间沟回是褐色的，一眼看去平淡无奇，可是仔细观察，这块石头的表面有暗暗的白色纹理，那是一个女孩的侧面，低垂着头，样子幽怨。

那天他指给我看了，我觉得很有趣。

更有趣的是，这块坚硬的石头，可以浮在水面上。

我们把它放在我家花园里养金鱼和青蛙的大水缸里，青蛙“扑”一下从一片莲叶上蹦过来栖在上面。

莫凉说：“这是一枚火山石，多层玄武岩的断片。那是火山爆发后由火山玻璃、矿物与气泡形成的非常珍贵的多孔形石头，我在富士山下面拾到的。送给你。”

我收藏得很小心，留到现在。

花有花语，石头也有石头的语言。

能浮在水面上的多层玄武岩在说：初见。

我考上了一所好高中，省实验中学。比不上育才中学，但是只要好好学习的话也能考上一流的大学。充满劲头的我开始学习日语，那是很有女性气质的小声小气的语言，适合微微含胸说话，我对着镜子练习说话的时候慢慢抬起垂着的头。我妈妈喜欢的老的日本片子里，美丽的女子都有这样可爱而文静的姿态，少年的我仿佛对面就是印象中那个聪明而英俊的莫凉。

我等了他一年，他没有回来。

这一年中，我的地理得了一次一百分、一次九十九分。地图我画得很好，飓风形成的方向总是标得非常准确，还喜欢有复杂名字的河流：底格里斯河、幼发拉底河。老师讲起撒哈拉沙漠的形成，问我们有谁去过沙漠。有男生举手说：“沙尘暴以后这座城市就是沙漠。”大家笑起来。

老师说：“沙漠其实也有沙漠的美，古人说‘瀚海’，用的正是两个美丽的汉字。沙漠中也有绿洲。撒哈拉有一片绿洲叫‘泽祖拉’，有泉水，有绿树，国王陪着美丽的爱妻死在那里，因此得名……”

我听得神魂飘荡。

我又等了他一年，他没有回来。

消息从莫叔辗转到我爸爸，辗转到我：莫凉要跟着导师在日本做课题，不能回来过暑假。

我躺在凉席上，学习不下去了。

好消息是，我妈妈恰恰要带团去日本演出。我想方设法低声下气地讨好她，并保证回来以后一定认真读书。她终于同意，给我办了手续，让我可以同行。

再见到莫凉，是他来中华酒店找我们。他们家托我们带东西给他，是我从箱子里面拿出来给他的。我双手捧上，慢慢抬起头来看他，用日语说：“好久不见，莫凉君。”

他笑起来：“菲菲？你学日文了？说得还不错呢。”

我平时是相当贫嘴的一个人，这个时候除了笑就什么都不会了。

莫凉也跟两年前不一样了，个子又高了，也健壮了一些，肤色很白净，眼光仍然是又聪明又温和的，穿着很普通的白衬衫和淡青色的长裤，却显得那么利落俊朗。我们在酒店的餐厅一起吃饭的时候，我跟他说话就不太敢看着他，我看着他却又不知道该说些什么了。

我妈妈请他来帝国剧院看表演，他欣然答应，说谢谢阿姨。

“你不用谢阿姨，有时间领着菲菲去转一转，可不可以？”

他看着我，又是那么认真而和蔼的样子：“菲菲想去哪里？”

我脱口而出：“你的实验室，行不行？”

他点头：“可以。”

我那晚想起他来，可真是愉快。

我妈妈看着傻乎乎的我：“可别说我不帮你啊。”

第二天晚上，她的态度可就不一样了。演出结束她卸妆的时候看着我说：“快高三了，收收心啊。考个好大学比什么都重要。”

不怪她。

那天莫凉来看演出，带了个日本女人。白雪肌肤，涂着细致又红润的唇彩，微微地笑着打招呼，大波浪的长卷发，瀑布一样。她的样子很年轻，跟莫凉相仿。我听见他叫她“老师”。

我妈妈在台上化装成祝英台，再化成蝴蝶飞的时候，我的脑袋里都是《魔女的条件》里跟自己的老师菜菜子谈恋爱的少男泷泽秀明。

我的十六岁啊，我的小心脏啊，可恶的小日本啊。

“你再说，我就哭了。”我跟我妈妈说。实际上我已经是满脸眼泪了。

她看看我没敢再刺激我了：“明天我们出发去大阪演出。你洗把脸，早点睡吧。”

“我不去。”我哭着说，“我跟他们约好了去他们的研究所参观。”

“你这不是自己找罪受吗？”我妈妈很同情，也很一针见血，“你别咧嘴哭了，难看死了。”

遭罪我也去，我要看看他们究竟做些什么。

我吃了钙片上床的时候又想起那个女人，大波浪的卷头发。我很恨我自己，很恨身为高中生的自己，一头短发！

第二天莫凉来接我，我坐上了他的小轿车，穿过这座巨大的城市，前往京都。

我为昨天晚上的世界不高兴，一直没有跟他说话。

等绿灯的时候，莫凉看看我：“菲菲你是不是没吃早饭？我们先去吃饭团子怎么样？”

我摇摇头。我的痛不是一个饭团子医治得了的。

他眨眨眼睛：“第一次来日本？”

我说：“是。”

“觉得好不好？”

我看着窗外的高楼大厦，繁华都市，从牙缝里狠狠挤出几个大字：“打倒日本帝国主义。”

他笑得愉快极了：“有人替你报仇。”

我看看他。

绿灯亮了，莫凉发动汽车：“这个地区是欧亚大陆和太平洋两大板块交界的地方，日本岛、阿留申、千岛、菲律宾岛，还有美洲的西海岸，是太平洋板块边缘火山最密集的地方：‘太平洋火山环’。海面下火山蠢蠢欲动，海面上露出的地面就不能平静，大大小小的都算上，日本境内每天的地震有上千次之多。”他在反光镜里看看我，“我说这些，你能听懂吗？”

“‘板块说’，书里面也提到过啊。”我看看他，“我的地理成绩很好的。”

车子在高速公路上奔驰，没过多久便进入古色古香的京都。

国立大学地震研究所总部在古城一隅，雕梁画栋的日式老楼，顶端是振翅的仙鹤，它们被绿的厚厚实实的芙蓉树掩映，古色古香。

莫凉下车，振臂深呼吸：“夜里刚刚下过雨，空气真好。”

此时风向微微一转，我看见仙鹤也跟着转动了方向。

我指着那说：“怎么这是会动的？”

莫凉说：“那是个风向标。”

我跟随莫凉通过安检进入了研究所内部。进去之前还在想里面应该是何等别有洞天，应该跟电影中的场景一样，玻璃金刚罩里的实验室，高尖端的测绘仪表，不停闪动的警示灯，还有随时通报的各地水文地理变化情况……可是真的进去了，看到的与其说是研究所，不如说是个小园林，日式的回转身廊铺着竹席，穿着白袍的研究人员来回走过，跟莫凉点头，礼貌地招呼。中庭有数棵高大的绿树、假山、溪水，真的仙鹤走在茵茵绿草上，可能看我是生人，振振翅膀，发出清脆的叫声。

莫凉引我走向里面，他所在的海洋地理研究室。我隔着玻璃门看见坐在计算机前面的“波浪卷”，她书桌上有个地球仪似的小东西，我们进去的同时，那上面一枚小珠子“啪”地掉下来，骨碌碌地滚在桌子上，滚到边缘，被她信手接住。她对着话筒正在用英语说话，向我们眨眨眼睛，微笑，唇红齿白的，还真好看呢。

莫凉走过去，从她的手心里把那枚珠子拿出来。

这么暧昧！我回头，皱着眉头，狠狠咬了一下自己的嘴唇。

“波浪卷”还在对着话筒说英语，莫凉招手让我去看她书桌上那个“地球仪”。我说：“你们的研究条件也太简陋了，地球仪上连个国家都不标，咦？这些细细的小线是干什么用的？”

“波浪卷”这个时候结束了通话，看着我说：“哇啦哇啦。”

我问莫凉：“她没有骂我吧？”

他忍俊不禁：“这个单词不会？”

“波浪卷”硬着舌头说：“张衡。”

我很尴尬。

原来那是个小的地动仪，我们开门，它闻声落珠。

“波浪卷”其实叫柳生兰子，人漂亮，学问做得也好，这么年轻就是这